



圖一 清 康熙 松花石蒼龍教子硯附木盒 長17.9寬14.2高3.9公分 故文16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速寫清世宗的皇帝形象

陳慧霞

清世宗是清盛世三位皇帝之一，雍正朝承繼聖祖康熙以來的治國理念，興利除弊，開啟高宗乾隆時期的輝煌治世，雖然只是短短十三年，卻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性地位。本次雍正大展分為二大單元：「雍正皇帝的一生」及「雍正朝文化與藝術」，本文選擇其中的展品，討論三個問題：聖祖眼中的皇四子胤禛、勤政知人的雍正皇帝以及崇佛好道的清世宗。

聖祖眼中的皇四子胤禛

清世宗的繼位一直相當具有傳奇性，本次展覽特別向中研院史語所商借〈康熙遺詔〉，是世宗繼位正當性的關鍵性證物。從另一個角

度看，世宗在親王時期就和聖祖康熙關係良好，〈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〉卷四十九曾引康熙四十七年上諭：「朕之諸子多令人視養，惟四阿哥朕親撫育，能體朕意，愛朕之心殷勤懇

切，可謂誠孝。」可見康熙皇帝對胤禛摯誠孝親的肯定。本院並收藏有一方康熙皇帝賜予胤禛的松花石硯（圖一）。此硯硯背陰刻銘文，中央三行行書，引首篆書「五雲」，書末印

款篆書：「體元主人」、「康熙辰翰」，最左側另起一行，刻楷書：「賜胤禛」，可知此為康熙皇帝賜予皇兒的石硯。

此硯硯面上方的墨池刻雲龍紋，淺浮雕的雲間，蒼龍雙足撐開峭壁，自翻騰的海浪中躍起，穿越捲雲，昂揚回首，前方一紅珠，再遠些的左下為一螭龍仰望，兩相呼應，構成蒼龍教子的主題，似乎隱約暗示著康熙皇帝對皇兒的期待與教養。

硯背中間的銘文刻著：「一奉之石取其堅，一勺之水取其淨」，一方面呼應硯台本身的功能，運用石之堅、水之淨作為書寫工具，一方面則寓意善用人之長，惟有知人善任，才能使能人志士各得其所，發揮所長，成就事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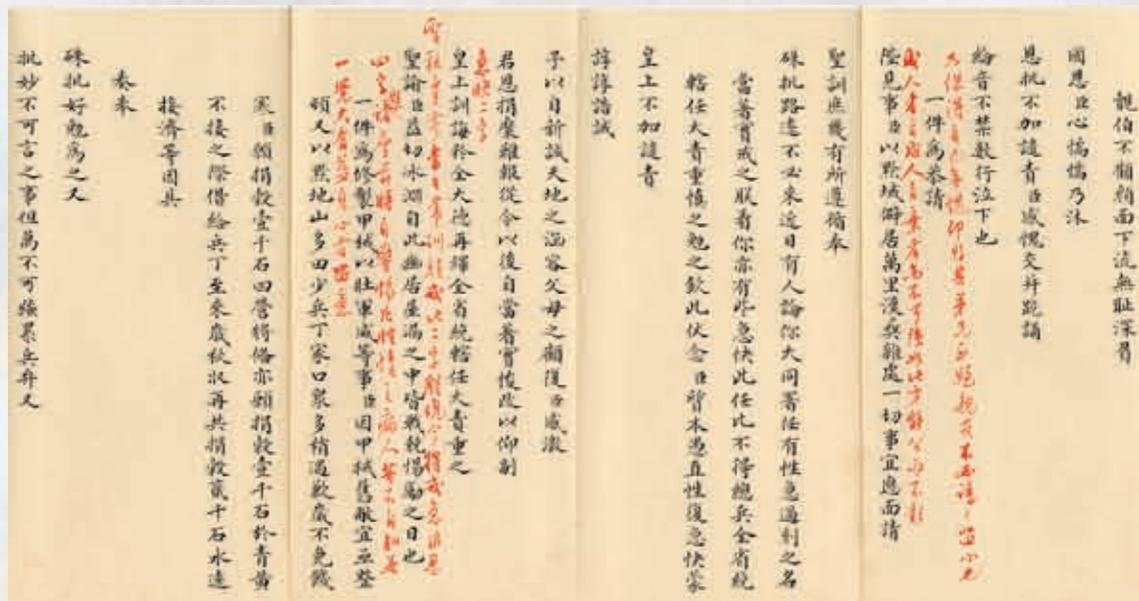
以自然石形為硯形而於墨池處刻雲龍紋的形式，明末清初已見，如《蘭千山館硯譜》第三十二清張登舉銘雲龍硯，不過多以淺浮雕為主，此康熙賜硯則以高浮雕鏤刻蒼龍，深切的刀法使蛟龍宛如將自硯石中脫身而出，氣勢磅礴，其旁再襯以淺浮雕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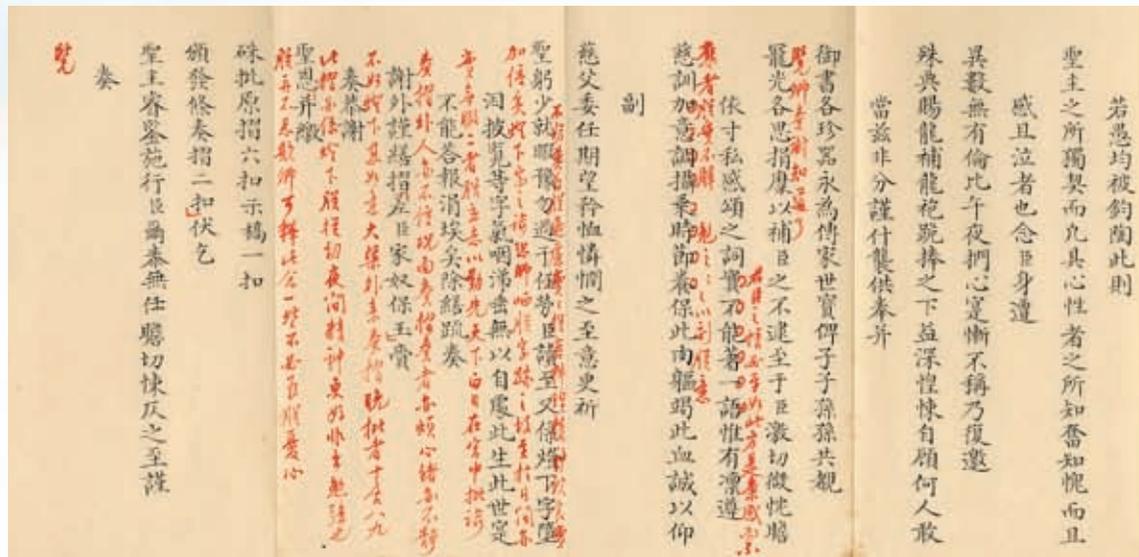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三 清 雍正 木雕嵌珐瑯片「戒急用忍」掛屏 長36.4寬27.9 高1.3公分 故珐7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本院收藏的這件掛屏（圖三），以木為胎，木板厚約一·五公分，表面滿刻雲紋，掛屏最上緣捏如意形掛環，四角嵌畫珐瑯雲紋片，主要的三片畫珐瑯片位於上方及中央，在雲紋上分別書寫兩個藍色的篆字，合而為「恩諭戒急用忍」六字，恩諭兩個字所在的雲紋珐瑯片更突破長方形的限制，向上隆起成三角形，配合下方向上湧起如山峯般雲紋的呼應，使原本平常的造型，掀起一股動勢，不僅強調出聖祖崇高的地位，同時營造出尊貴非凡的氣勢。篆字的結構緊湊，書風工整，方中帶圓，用筆於細微處起變化，線條生動。珐瑯片以白色為地，紅、黃、藍、綠彩的雲紋為飾，清雅秀潤，對珐瑯顏料的控制技術純熟。彩雲多層捲繞，狀似靈芝，並排時又成如意形，造型圓轉豐沛，線條細緻而流動。看似平淡的掛屏，卻蘊



圖二 提督貴州總兵官馬會伯恭繳硃批摺並謝恩命調任甘肅 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雲南總督鄂爾泰謝恩賜冠帶等物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彩的淡淡烘托，益顯雲龍的雄健。硯形取天然之勢，硯身厚重，邊緣不規則，時或深削，充滿力道，猶如蛟龍舞動於天地山水之間，渾然天成，展現英雄壯威武的皇家氣勢。

世宗即位後，無時無刻不遵循、體察聖祖的教誨，《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》和《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》都一再提到，清世宗蒙聖祖慈訓，諸事當「戒急用忍」，屢降諭旨「敬書於居室之所，觀瞻自警。」院藏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提督貴州總兵官馬會伯的謝恩摺中，皇帝硃批：「急快二字，聖祖皇考當日常訓朕戒此二字，朕現今將戒急用忍四字，懸諸座前，時自警惕。」（圖二）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承作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多次記錄製作戒急用忍掛屏，雍正元年製作銅胎珐瑯牌、木作流雲吊屏，雍正十年製作彩漆流雲掛屏、珐瑯流雲掛屏等，不論是木胎或銅胎、珐瑯或彩漆，應該都是以流雲紋為飾，書繪戒急用忍的內容，懸掛在雍正皇帝生活所在的各個廳殿，作為座右銘，隨時提醒自己的處



圖六 清 雍正 銅胎鑲金銀嵌螺鈿年曆表盤附皮盒 徑17.5 高2.9公分 故雜73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工十分精巧，器側有一扁平的小櫃，可能是放置銅片或其他工具之用。

年曆表盤的表面以太極為圓心，外環四同心圓，由外而內依序為六十甲子年、十二個月加一閏月、三十日、十二時辰，每一單位均以可各別拆卸的銅片遮罩，部份銅片原已逸失，背面有四足，因此可水平放置，同時顯示年、月、日。每一個時辰內圈再分為八格，每一格表示一刻鐘，並有兩指針，分別和背面可旋轉的轉軸相應，從X光片可看出轉軸各連接一大齒輪，再各連接一小齒輪，推測可能是一個具時刻顯示功能的攜帶式年曆表盤。對照《活計檔》雍正二年六月三十日雜活作的記載，「員外郎海望奉旨著將銅日曆表盤做一分，將金銀日曆表盤亦做一分。：於七月初五日做得日曆表盤樣一件，海望呈覽，奉旨照此樣做金面金足銀線銀墻日曆一件，上做抽屜，用銀母片刻字，其字填石青地，外套盒鞞子皮做西洋做法，欽此。於三年八月初一日做得銅墻銀面，銀母片填石青字，紅皮盒日曆表盤一件，內銀重十二兩八

錢八分。金面金足銀線銀墻，銀母片填石青字，鞞珠皮盒，日曆表盤一件，內金重十六兩二錢一分，銀重十三兩六錢九分，海望呈進訖。」檔案中記載的日曆表盤和本件作品的材質、造型十分吻合，很可能是同類型的作品。（詳細說明請參考本期〈解構雍正年製銅胎鑲金銀嵌螺鈿年曆表盤〉一文）此件年曆表盤所附皮盒，盒面陰刻填金番草花紋，中央一俯視盛開的花朵，外圍四組側視的心形花葉，佈局均衡，描繪細膩，是一件製作精良的作品。

雍正皇帝對西洋鐘表很有興趣，雍正元年將自鳴鐘處歸併造辦處管理，有一群專門的技師，如瑞士籍傳教士林濟各 (Francisco-Louis Stahn, 一六五八—一七四〇) 和法國籍傳教士沙如玉 (Valen Taus Chaler, 一九六七—一七四七) 都是知名製鐘表的人物，另外，匠役白老格、張瓊魁、領魁王吉祥等都具有維修的能力。這件年曆表盤最值得注意的是表面的時間為單位「子」時到「亥」時，每一時辰分為二大格，再分為四



圖五 清 雍正 美人圖·捻珠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摺，外人亦不信，況面奏摺奏者亦煩，心緒亦不靜，不如燈下甚如意。大概外來奏摺，晚批者十居八九，此摺亦係燈下。朕從幼夜間精神更好，非出勉強也。」宵方盱時，朝乾夕惕，可以說是雍正皇帝借時勤政的寫照，因此能準確計時又能自動鳴叫的鐘表，自然成為雍正皇帝重要的工具。

雍正皇帝在皇子時期就會得到過自鳴鐘，也曾寫過兩首詠鐘錶的詩作，《詠自鳴鐘》：

巧製符天律，陰陽一彈包。
絃輪旋密運，鍼表恰相交。
晷刻毫無爽，晨昏定不淆。
應時清響報，疑是有人敲。
《自鳴鐘》：

八萬里殊域，恩威悉咸通。
珍奇爭貢獻，鐘表極精工。
應律符天健，聞聲得日中。
蓮花空制漏，奚必老僧功。

詩作中談到五個重點，首先鐘表的來源是經由外國入貢或進獻而來；第二其原理是以齒輪精細的運轉，並以指針顯示時間；第三其精巧的

符合天律，也就和日月運轉的規律相應；第四其與中國的日晷、漏刻一樣準確；第五則是能發聲報時。在雍正皇帝的眼中，鐘錶最重要的不是裝飾華麗，新奇稀有，而是其精確能顯示時間的功能。

《活計檔》中常記錄「自鳴鐘作」奉諭製作、整修鐘錶，各宮殿中也常陳設鐘表，（圖五）描寫嬪妃生活的場景中，室內桌上就擺著一個木雕嵌珞珈瑯片樓式鐘，另一幅畫中的嬪妃則是手上拿著一個錶。雍正皇帝乘轎時要在轎上安表，即使出行，都要派太監攜帶鐘表隨侍。《活計檔》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，怡親王諭自鳴鐘處選好表一件交進侍候，可見鐘表在雍正皇帝生活中的重要性。

現存雍正年製的鐘表十分少見，展品中的清雍正年曆表盤（圖六）為圓形，底部有「雍正年製」款，直徑有一七·五公分，器身外殼以銅鑲銀為主體，上下及側面的接合均不採用螺絲，器表鑲鑲金銅片，銀與金的色彩對比鮮明，銅片下層則是閃耀著光澤的螺鈿，刻填著深藍楷書字體，作

含無限的靈動、細膩與圓渾等特色，視之令人低迴盪漾，玩味不已。

勤政知人的清世宗

雍正皇帝以勤於政事聞名，白天要接見臣工，傍晚要批閱奏摺，一直到二、三更，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雲南總督鄂爾泰奏謝恩摺（圖四），擔心皇帝過於任勞，皇帝硃批：「朕立志以勤先天下，白日在宮中批諭奏



圖八 清 胤禛行樂圖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命工匠承作佛像以及金縷絲八寶、五供等，供奉於紫禁城或圓明園的佛堂內，可惜目前所見有雍正年款的供具十分稀少。這五件金縷絲嵌寶石供具（圖九）的尺寸不大，各以琺瑯瓣式

封為海內第一禪人的最佳寫照。

《活計檔》中多次提及雍正皇帝

皇帝坐在山穴中，身著喇嘛服，手持念珠，神情沈定。畫面左下角一隻吐著舌的長蛇從山石間繞出，被阻隔於外，左上的紅日初現，暗示已渡過漫漫長夜，枯樹和覆蓋的白雪似乎暗示著入定者的心境，此畫面正是皇帝自

封為海內第一禪人的最佳寫照。

《活計檔》中多次提及雍正皇帝

崇佛好道的清世宗

雍正皇帝主張儒、佛、道三教並重，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的統治思想。在佛教方面，雍正皇帝研究漢傳佛教的內容，撰述《御錄宗鏡大綱》二十卷、《揀魔辨異錄》八卷，自命為圓明居士。對於藏傳佛教更加重視，登基後將親王時的潛邸改為雍和宮，並十分禮遇嘉章胡圖克圖三世，令皇四子弘曆和嘉章一起學習，雍正十二年冊封嘉章為國師。

《胤禛行樂圖》冊（圖八）中，雍正

皇帝坐在山穴中，身著喇嘛服，手持念珠，神情沈定。畫面左下角一隻吐著舌的長蛇從山石間繞出，被阻隔於外，左上的紅日初現，暗示已渡過漫漫長夜，枯樹和覆蓋的白雪似乎暗示著入定者的心境，此畫面正是皇帝自

封為海內第一禪人的最佳寫照。

《活計檔》中多次提及雍正皇帝



圖七 清 雍正 澄泥瓦式硯附木盒 長27.7寬15.1高2.5公分 故文15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小格，現在所見十八世紀大部份的鐘面以羅馬數字顯示 I 到 XII，每一數字之間再分為五。這件年曆表盤將西洋的二個小時換算成一個時辰，每個時辰再分為四刻，和日晷的刻度相同，一天指針走一圈。而且日期和時間同時顯示，更可以看出雍正皇帝善於利用西方科技與重視時間的觀念。

除了皇帝本身勤政治國，雍正皇帝十分重視用人，曾言「治道之要莫大於用人」，即使是地方的官員，如都、撫之下的屬員：司道、知府，不論中央或地方，不論品級高低，均需任用有才守之人。展品中的澄泥瓦式硯（圖七）硯面兩側刻：「賜／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九日／湖南寶慶府知府臣俞存仁」由硯面刻銘知此為雍正帝賜俞存仁之硯。俞存仁，大興籍山陰人，康熙五十六年（一七一七）任督撫司主事，康熙五十七年（一七一八）任瓊州知府，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）任台灣府知府，雍正八年（一七三〇）任寶慶府知府。《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》中，雍正五年七月初八日浙閩總督高其倬的奏摺，分

析臺灣各級官員的能力及個性時，描述俞氏「人甚謹慎，且老成歷練」，雍正皇帝的硃批評其為「上好之員」。可見即使只是地方的知府，皇帝也對他的能力、為人非常清楚。

此硯以澄泥為材，仿覆瓦的造型，硯身上窄下寬略作梯形，受墨處下凹成瓶形。澄泥色黃，材質細緻，硯式雖承襲自前代，然硯面彎曲的角度小，瓶形平直而帶圓角且僅微微陷下，作功講究，樸直中蘊含優雅。

澄泥硯的作法是將泥沙仔細淘洗、過濾，再製作而成的硯台。唐代河南虢州和宋代山西絳州等地，都是知名產地。晚明高濂《遵生八箋》卷十五論硯時提到，被品評為第一的唐虢州澄泥硯在當時已非常罕見。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高宗欲在絳州尋覓澄泥硯匠人時，山西巡撫奏報「其燒製之法久失其傳」。雖然據《萬壽盛典初集》卷五十八記載，康熙六十大壽時，官員曾進貢澄泥硯，而清宮中大量製作澄泥硯則是在乾隆時期，相較之下雍正時期的這方澄泥硯就顯得十分稀有。

碟為底，器底中央兩行楷書仿宋體白地藍字印款：雍正年製。由於尺寸接近，底盤及製作方式相同，可能為一組供具或是成組供具其中的一部份。一件在捲葉式四足架上頂著法輪，另外成對的兩組分別是須彌山祥雲及寶瓶樹，每一件均外覆透明玻璃罩，單上附紅色玻璃鈕（部份罩鈕原已缺逸）。

須彌山上嵌飾卍字、蝙蝠、壽字等，自山頂鑽出一股雲氣，向上攀昇匯聚成一團大雲朵，雲間雙魚、白螺、寶瓶、壽字、花朵等；另一件的雲朵上飾法輪、武將、玉女、財臣、白螺、白象、馬等。寶瓶樹的瓶頸繫飄帶，內插寶樹，枝葉茂盛，葉片間飾點翠，一樹上飾白螺、經書、寶珠、包袱，另一株寶樹上飾日形、四個寶瓶等等。

這五件供具的圖像組合和七珍、八寶不完全相同，其中的須彌山以茜綠色象牙雕成，表面刻水波粼粼，寶瓶以青金石為材，寶樹與祥雲則金光閃耀，八吉祥以青金石、珊瑚、珍珠等各式玉石製成，金飾表面不時鑲以點翠，作工十分精細講究，有如淨土世界莊嚴殊勝景象的縮影。

雍正皇帝認為儒家的存心養性、佛教的明心見性和道教的煉氣凝神，是並行不悖的。為了治病養身，雍正皇帝曾手諭田文鏡等暗訪術士，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河東總督田文鏡恭繳硃批摺（圖十），硃批：「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名醫與深達修養之人或



圖十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河東總督田文鏡恭繳硃批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道士或講道之儒者。倘遇緣訪得時，必委曲開導，令其樂從方好，不可迫之以勢，厚贈以安其家，一面奏聞，一面著人優待，送至京城，朕有用處。」

《活計檔》中有不少製作道冠、道服、設斗壇的記錄，雍正皇帝對道教的興趣同時沿伸到器物造型的設計上，例如，雙圓造型的漆器，雙圓是指「性命雙圓」、「福慧雙圓」。而蒲蘆（俗稱葫蘆）形硯的葫蘆口小腹大，太上老君用以裝丹藥，李鐵拐拿來裝酒，後漢的費長房則是跳入葫蘆中，進入另外一個廣大的世界。展品中的「雙圓一氣雍正道裝像」（圖十一）中，雍正皇帝頭戴道冠，身著道服，斜依於松樹下的蒲團上，前方一道士亦安坐蒲團之上，兩人身後的葫蘆正冒出一股紅色的長煙，背後是層疊的山谷，溪水潺潺而下，氣氛清雅恬靜，畫面右下角題名「雙圓一氣」，畫中雙圓形的「葫蘆」、兩個圓形的蒲團，包含蒲團上的人物，好像和「雙圓」的主題互相呼應，暗示著道教雙圓的境界。

展品中的松花石壺盧硯（圖



圖九 清 雍正 金業絲嵌寶石八吉祥供具五件 盤徑9.5高21.5公分 故雜6708-67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十二），清高宗編《西清硯譜》時，收錄此硯，題名為「壺盧硯」，為雍正皇帝御用硯。硯背陰刻隸書兩行：「以靜為用，是以永年」，印款篆書兩行：「雍正年製」。此硯大而厚

重，硯石本身即相當具有份量。以葫蘆為硯形，紫褐色外盒與綠色硯身猶如果實與外殼，搭配巧妙。硯身墨池上覆蓋著張翼的蝙蝠，充滿動勢，向下俯視，硯面無飾，只有葫蘆流轉豐



圖十二 清 雍正 松花石壺盧硯（含盒）長19.7寬14.0高3.6公分 故文138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碩的身影，和不時橫刷而過的石紋，簡單樸素卻又雍容大度。硯盒的葫蘆果實伸出粗壯的柄蒂，連接著葉片與長藤，左右一對蝙蝠相視而飛。下方一個大而圓的「壽」字，佔據盒面中央，筆劃硬挺，佈局規整，對比葫蘆自然隨意的器形、葉蔓率意雄壯的筆意，顯得嚴謹而不失靈動，雄壯而不流於粗鄙。

《活計檔》中一再出現雍正皇帝令造辦處製作「壽意活計」，一方面作為祝壽之用，同時代表雍正皇帝對「壽」的追求。雍正皇帝曾引《尚書·洪範》表示，壽為五福之首，由於國家有培養之恩，休養生息，本人又能修善，所以才能有享高年者，因此壽的意涵不單狹義的指個人的長壽，同時有壽國壽民之意，祈求國家太平，民風和善，同享昇平之福。

附註：本文所引奏摺展件，感謝策展人圖書文獻處鄭永昌等提供資料；並感謝周維強及王竹平對年曆表盤的熱心討論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

圖十一 雙圓一氣雍正道裝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